

中医父亲

文/尹莉华

父亲已故20年,却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父亲曾是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名老中医之一,医德医术有口皆碑,是我和女儿作为医务工作者最好的楷模。

练好书法一直是父亲对我的期望,记得中小学时期,到了暑假,父亲就要我临帖,开始有几分热情,没写几天便不想临了,特别是父亲指出许多不足之处,自己就不耐烦,索性不练荒废了。但是,欣赏书法,练好书法,一直是我心中不了的情结,现在翻看父亲毛笔抄的中医药手抄本,感觉特别亲切。

父亲也是美食家,厨艺很不错,这与他跟师学艺有关,那时学中医很多都是师从,他的师父,是新中国成立前国立医专毕业的广安名医,学徒开始都是做家务、带孩子、做饭什么的,师父要吃什么,做好了端给师父。如果师父吃,说明做得好;如果叫自己端起吃,那就是没做好。父亲说他师父是极有修养的,没做好从来不训斥,就是叫你自己吃了,如果叫父亲自己吃掉的时候,父亲会感到特别自责和难受。父亲的厨艺就是这么炼成的。从小爱看父亲做菜,喜欢问,父亲也爱边做边讲:火候有先文后武,先武后文,吃糖不见糖,吃醋不见醋,清汤要清澈见底,浓汤要浓如乳汁,材质、色、香、味都是很讲究的。耳闻目染,我们家厨艺,父亲第一,我第二。

跟师学艺能做家务,那仅仅是吃苦耐劳的基本要素,有没有造化还是在于学习。老师叫背的医药书籍,如果没有完成,不会接着教的,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父亲说:青少年时期读书记忆很重要,一辈子都忘不了,即使当时理解不了意思,在后来的临床实践中慢慢就能理解。

父亲毕竟是读私塾的,增广贤文常常成了教育我们的口头禅,四书五经也喜欢信口捻来,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也非常喜欢读书人,谁家孩子升学了,无论是小升初,或者是初升高,父亲都要给钱表示鼓励,如果考个中专大学那更是要奖励!

父亲特别注重医德修养,要求我把医德和责任心放在第一位。他说,作为医生这两点是起码、必须的要求,至于医技,是一辈子的学习和完善。父亲最爱背诵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给我听,还解释其义,唯恐我不懂。父亲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父亲用药都是精方,药少价低功效好。基层医院不分上下班,而且什么情况都要处理,无论是除夕喝多了酒的,或者是初一爆竹伤了的,父亲都要去处理。那时农民没有医保,尽管医药费不高,还是有很多久病重病的拿不起药费,遇到危急重病人,遇到一些贫穷的老病号,父亲会签字拿药,月底扣工资,有的病人有了钱就还,实在没办法的不还就算了。

父亲给我讲,曾经有一位生命垂危的高龄老太婆,估计没有多少时辰,家里穷不愿到医院,由于久病卧床,排不出大便呻吟不止,叫我父亲去看,父亲带着手套,用肥皂水湿润后,慢慢用手指给她抠出来,其实很多医生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叫到医院灌肠,罐灌是护士操作。父亲想到病人已经垂危,不宜搬动,进院又会增加经济负担。这位老人后来还是“走”了,但是消除了她临终前一段时期的痛苦,这也是医生对病人的临终关怀。父亲对病人做到的这件事,我只对母亲做过,母亲高龄,大便经常秘结,我也要用手指为母亲抠出坚硬干燥的大便,可那毕竟是自己的母亲,父亲真的是把病人当亲人。

父亲一生都爱学习,知识渊博,健谈,风趣幽默,生活非常有趣,忙里偷闲也会钓鱼、打猎。杀鸡杀鸭,就给我讲解剖,学生时代根本没想过子承父业,看到都在医院工作的父母那么辛苦,不想重蹈覆辙,对这些知识没多少兴趣,只不过听起来好玩而已。父亲是中医,作为基层骨干医生,在县医院进行过相当于现在的全科医师培训,父亲勤奋好学,培训一年时间,回到基层单位就能独立开展中下腹部手术,接生员很多次遇到难产,都是父亲化险为夷,清创缝合不在话下,非常麻利,对于一个中医先生,很难得!就是我去学西医的也不及父亲,当然,父亲最高的造诣还是中医临床。

父亲积劳成疾,罹患了“肺心病”,离开我们这么多年,没有享到福,感到无限遗憾和内疚,“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心里永远的痛!

不过,父亲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女儿虽然不曾想当医生,一旦干上了还是尽职尽责,虽然没有父亲全面高超的医术,但是,父亲的医德和责任心女儿禀承下来了,相信他的外孙女还会传承和发扬光大。

一盏锦城时光

文/唐周思淇

如果在一到十之间选一个数字给它,我愿是五,正如白天与夜晚的交替间,不多不少,凌驾于两者间锦城的那一抹清新淡雅。远处是高楼林立与天空相接的棱角模糊,推开侧边老门,在咯吱声中听出些活泼和愉快来,似偷得浮生半日闲般沉浸于那小巷里的阵阵茶香,又因为那不曾间歇的叫卖声而乐道。井字的含义,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同在四维空间里的折叠,看见飞速延伸的卷轴。江流蜿蜒曲折,取而代之的是在薄雾中露出的城市幻影,在金色晨曦下似乎变得透明起来。盛唐的风帆向这座城市驶来,不失礼节的,城市用江河迎客,在宁静中回报。毫不夸张,那是被光鲜笼罩的平淡。

一抹淡黄映进眼。

草堂。素伞挑起雨珠连线滚,是那淫雨霏霏的锦城三月,打落了脚边青石板,脆响穿得老远。在竹林间回荡成音墙,在茅屋中回响,在子美的心中余音绕梁。思绪随之飘向烟雨朦胧。目光未及,一袭青衣已淡入白雾,隐约间,浸染了那有些惨白的幕布,竟有些梦幻的青蓝色与雨幕交织。找寻着那似幻觉般的身影,手中的墨笔染了刚起稿的诗。不如端起了酒杯走到窗外,那种未尽的情愫化作清酒一饮而尽,微醺,坐躺床边,风拂,梦回故乡。

白天的锦城,属于阳光。

从河边吹来的韵香,是唠家常的本地话音。阳光照透孩子的风筝,掠影,很高。几个闲散的身影,可能是去茶会见老友的。一片缩小版柳叶似的绿茶,在碗中打着旋儿,不停。怪的是

人们用大碗儿,没错,不是瓷器杯,却也显得澄澈。奇的是那一片绿叶晕染开的清透,正和那大白碗相配。也不全是。虽然在某些高档茶楼里没拿碗儿酌这个习惯,但是欣赏得到茶艺表演,也是好的。细长的铜壶嘴里源源不断的是功夫茶啊,呵!这架势,小二一甩长辫,将将额头前的碎发,玩儿起了技法。三甩两转,像是和那壶合体一样,在客人面前一阵“卖弄”那小红帽子像是逗趣似的晃悠。正打客人摸不着头脑时,跟一句:巴适!也引得不少捧场。

如果在哪个铺子前看见个老爷子穿着随意,闲逗着自己鸟笼里的八哥,一把马扎,时不时调头和对面朋友吹几句牛。不用猜,那准是一标准成都老爷子,说不定,等孙子放学呢。似乎在这样的地方,做个“慢”人,是理所当然的。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享受和闲散的生活情趣,入乡随俗?但与生俱来的“悠哉悠哉”是骨子里的罢!

夜晚的来临,是为锦城置上霓虹,橙黄与黄光烘托着这座温暖的都市。坐在书房里,透过玻璃看到自己的虚影,被繁华的灯光掩得很弱。或明或暗,或宽或窄,大街小巷。被那散步的人,逛街的人,夜宵的人,亦或是还在工作的人连成光影,在空间的直线上,从南到北。白天显得斑驳的老墙,给华灯映出虚影,有些落寞,却也温暖。在小巷深处,影子被拉得好长。这时的城,很满,觉得自己很小,在时光的直线上很小,像是一个光点,被锦城的记忆给围满。

光影,愈淡,便是一整个锦城的勾勒。

时光,愈久,便是一盏属于锦城的华灯。

我从你的诗行坠落(外一首)

文/曹 桦

喜欢沿着你的诗行打马扬鞭
在韵脚中驰骋,平仄里缝绻
心在莫名悸动,泪会无声滂沱
我的心情被你文字的镰刀收割
你执笔为琴,倾情弹奏生命的悠扬

不惧曲高和寡,弦断音绝
只为抚起心中那支颓废的交响
我却从你高亢的音阶中坠落
像一枚坠落在深潭里挣扎的音符
急盼你的笔来打捞和救赎

你折笔为翼,怀揣故乡
驮负思念,翱翔远方
从此,我的双眸饱含晶莹的忧伤
心底掉下四季的尘埃
回忆填满空虚的时光

我是一个无法自救的溺者
只能用你的笔作桨
把湿裸的灵魂,划向彼岸阳光
我是一截等待苏醒的朽木
只想以你的文字为刀
给荒芜的心扉,刻上春色梦想

酿一壶最美的春光

风卯足劲,撞开春天的门扉
点燃海棠火焰般的激情
红杏怀揣心事
翘首墙头,欲言又止
杨柳温柔妩媚
纤纤玉手,摇曳早春的韵律
阵阵鹅鸭清唱,皱了一池涟漪
醉了池中青鳞鳞的鱼儿

村庄静谧,炊烟飘逸
小狗在老人身边打盹
太阳烘焙彼此的甜梦
天高云淡,纸鸢飞翔
牵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洒一路无忧无虑的欢笑
牛铃叮当,耕夫勤劳
犁铧翻开沉睡的土地
播种饱满的希望

视觉传达



菩提树下

陈伯阳(作)